

菱角

姜舟林

超市的音箱里飘出《采红菱》的调子时,我指尖刚触到玻璃冷柜上的水雾,忽然反应过来——又是菱角熟的时节了。

集市上的菱角总叫人失望,要么是芯子还带着生涩的硬,要么是搁了两三天,壳子早蔫得发皱,闻不到半点儿水泽的清气。我索性拿了麻绳,自己往河岸边去。找根枝丫弯成钩子,绑块沉铁往水心里抛,再猛地一拽,一大摞的菱藤就哗啦啦拖上了岸,深绿的叶子缝隙里,缀着个个翘着尖角的紫褐色果子,老的沉实,嫩的鲜亮,像藏在波浪里的小元宝。

嫩菱角壳薄,指甲轻轻一掐就裂,剥出来的仁是玉白色的,咬一口脆生生的,清甜的水汁顺着舌尖往喉咙里钻,满是河风的凉和太阳的暖。老菱角要淘洗干净了丢进铁锅,架起柴火慢煮,等甜香裹着蒸汽漫了一院子,捞出来晾到不烫手,壳子就变得硬实,牙咬不开的就拿刀背剥开,粉糯的仁儿入口,童年的味道忽然就顺着舌

尖漫上来了。

那是童年的记忆,村外十多里的大湖是所有的人的希望。冬天菱角叶都沉了底,果子嵌在黑泥里,我们就把捶熟的红麻用竹片夹好,铁丝箍紧了坠上铁块,做成长长的麻辫子。两个人分别站在湖的两岸,牵着麻辫子来回拉,不消两个钟头,麻丝上就挂满了带刺的野菱角,四个尖角硬得像小钉子。捞上来顶在扁担上,用棒槌一敲,黑紫的菱角就星星点点落了一地。我总不小心踩上去,尖刺扎透补了又补的布鞋,疼得我直吸冷气。更难熬的是清晨过河,水面上的风像刀子似的刮,光着脚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河滩上,冰碴子划得脚底板生疼,棉袄挡不住寒气,浑身都抖得像筛糠。

等到太阳落山,背着20多斤老菱角往家走的时候,心里又是暖的。把菱角晒透了,用锤子一个个敲开,取出白胖胖的仁,煮稀饭的时候抓两把丢进去,满锅都是清香气,喝一口

暖到胃里,那是能把饿肚子的慌都压下去的甜,是苦日子里冒出来的一点点光。

今天我从集市买了几斤菱角,去了壳丢进稀饭锅里煮,盛到碗里喝一口,却总不是记忆里的味道。

是菱角的品种变了吗,还是我的舌头变挑了?

风从窗户外吹进来,我摸着碗沿忽然想,其实都没变。菱角还是那个清甜的菱角,只是当年那些扎脚的冰碴、刺骨的寒风、棒槌敲在菱角上的咚咚声、喝到稀饭时心口的热,都跟着那年的冬天,沉到记忆的湖底去了。我们总在找过去的味道,那些苦里筛出来的甜,本就只能留在那年的湖岸上,留在被菱角刺扎过的脚底板上,留在少年人捧着热稀饭的,冻得通红的掌心里。

菱角还是那个菱角,它从冬天的淤泥里长出来,在夏天的波浪里晃,它藏着过去的苦,也盛着现在的甜,你咬开的每一口,都是光阴的味道。

做天地的过客

刘友瑞

收拾行囊踏上旅途,我总习惯在陌生的风景里寻找答案。看惯了城市的车水马龙,当双脚踏上千年古道的青石板,或是站在猎猎长风中的大漠孤烟下,心底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震颤。那是一种被天地骤然接纳,又瞬间被时间洪流裹挟的渺小感。

在那些历经沧桑的古迹前,人是最容易清醒的。抚摸着斑驳的城墙,或是仰望巍峨的大山,你会真切地意识到,这山川湖海存在了千万年,它们见证过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也目送过无数旅人的匆匆背影。在这样宏大的尺度面前,我们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得失、

放不下的爱恨,忽然就变得轻如鸿毛。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其实,人不过是这天地间的一名过客。

既然是过客,便不必执着于占有。我们无法将落日揣进兜里,也无法把春风锁在房中。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征服某座山峰,或是打卡某个地标,而在于那一刻的相遇。是清晨山间微凉的风拂过面颊,是暮色四合时远处亮起的万家灯火,是偶然在街角听到的一首老歌。这些转瞬即逝的片段,才是天地馈赠给过客的礼物。

做天地的过客,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通透

的活法。因为知道终将离去,所以才更懂得珍惜眼前的每一寸光阴。不再为未发生的明天过度焦虑,也不再为已逝去的昨天反复懊悔,就像旅途中的风景,无论多美,终究要挥手作别,继续向前。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单程的旅行。我们都是背着行囊的旅人,在岁月的旷野里跋涉。不必追问终点在何方,也不必遗憾错过了哪一处风景。且将这沿途的风霜雨雪,都当作生命的点缀,唯有这一路的见闻与心境,真真切切地属于自己。

所以,且敬天地一杯酒,敬这浩瀚无垠的时空,也敬自己这短暂却滚烫的一生。

在绝境中重生

邹晓峰

一场大手术之后,年仅五十岁的林哲,开启了漫长且煎熬的化疗之旅。

手术让他元气大伤,而接踵而至的化疗,无疑是另一场漫长的酷刑。冰冷的药液顺着血管渗入身体,带来无尽的折磨。整日翻江倒海般的恶心感如影随形,他吃不下一口饭,喝不下一口水,频繁的呕吐耗尽了他仅存的力气。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身形日益消瘦,浑身筋骨酸痛发麻,就连简单的翻身、睁眼都异常艰难。

身体的剧痛与精神的压抑日夜纠缠,一点点吞噬着他的意志。无数个寂静而压抑的深夜,林哲听着单调的监护仪声响,被病痛牢牢困住,他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他意志濒临崩溃、几乎放弃的时刻,隔壁病床那位重

症病友,成了照亮他生命的一束微光。

这位病友的病情比林哲严重得多,他身上管线纵横,监护仪、引流管、输液管紧紧缠绕着他单薄的身体,每一次呼吸都沉重且艰难,带着撕裂般的沙哑。每次穿刺换药、清创护理时,他浑身剧烈颤抖,额头上冷汗湿透了鬓发,指节死死攥紧床单,攥得发白凸起,脊背绷得笔直。

哪怕生命早已被病魔死死压制,他依旧拼尽全力与死神抗争。偶尔清醒的时候,他还会对着病房里的人,露出一抹疲惫却倔强的浅笑,那是绝境中最动人的向生力量。

林哲看着眼前这个人,承受着比自己百倍的痛苦,深陷绝境却从未低头,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活下去。反观自己,不过是

经历了几轮化疗的磨难,就心生怯意、消极颓废,甚至想要放弃宝贵的生命,一股强烈的愧疚感瞬间涌上心头。

这位病友无声却坚韧的抗争,深深震撼了林哲,彻底驱散了他心底的绝望与懦弱,让他重新坚定了信心。

自此,林哲彻底摒弃了所有消极的想法。往后治疗的日子里,无论恶心难忍、筋骨剧痛,还是长夜难熬、身心俱疲,他都默默忍受、咬牙坚持。他认真配合每一次诊疗,努力进食、静心休养,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直面每一场考验。

一关,两关,三关,四关。道道难关,步步坚守。当最后一滴药液缓缓输完,针头轻轻拔出,林哲积压在心底数月的沉重阴霾终于烟消云散。

诗品时空

中秋的风

蔡厚炳

粗糙大手
已将日扇掀开大半
记工簿里
结出藏有汗渍的果实

中秋的风 送来圆月
淡雅的月辉
一端亲昵城市肌肤
一端覆盖乡野蒿草
那碗浊酒
映出村庄轮廓
映出父辈额上
正在生长的孤独落寞
三千条思念的血脉
一齐涌动
搅动彼此五脏六腑

八月桂花香

邹相

中秋的风,弥漫着
阵阵桂花香,沁人心脾
传说中的月中桂树
岁岁斫伐,而又
一次又一次地复生

桂花与秋月相伴
延续千年不变的情缘
蕴藏着古人浪漫的想象
飘向遥远的广寒宫
编织着人间的月缺月圆

桂花象征着吉祥美好
寓意着收获与安康
细碎的金蕊点点,缀满
秋日的温柔与期盼
月色拥抱桂枝,清香
弥漫在久违的窗前

桂花与万物相融,酿成
蜜饯、糕点与果酒
清甜慰藉舌尖,助力
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美满
八月桂花香,见证——
人间清欢,花好月圆



书画廊



渔隐图 李彦潇